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
第一五〇回 矢從良纏綿傾肺腑 悲身世老大感年華

且說于太守不懂什麼叫做「功架」，秋谷便和他講道：「這個『功架』就是北邊人的身段。上海地方最講究的就是這個『功架』。當信人的只要功架是好的，就是面貌生得將就些兒，還不要緊；若是沒有功架，那就老老實實沒有一個人來請教的了。」于太守聽了，方才明白。坐了一回，大家起身要走，月芳早已把秋谷的那件金閨紗長衫捉個空兒不知放在什麼地方去了。秋谷雖然看見，卻有意裝個糊塗，不去理會。到了這個時候，金觀察和于太守穿上長衫要走，見秋谷坐在那裡不動。金觀察一眼看去，不見了章秋谷的長衫，心上自然明白，便對章秋谷笑道：「你在這裡坐一會兒，我們還要到別處去走走，明天再來和你道賀罷。」說著回身要走。

秋谷一把拉住道：「這個時候還早，我們何不就在這裡碰一場和？老表伯的貴相知，只願把他叫到這裡來就是了。」金觀察道：「我們只有三個人，還缺一個人，再去請那一個呢？」秋谷道：「何用再去請人？我一個人坐了兩分，叫月芳代碰就是了。」金觀察便問于太守道：「你有什麼事情沒有？」于太守本來是最愛碰和的，連忙應道：「我沒有事情，我們碰起來就是了。就是有什麼緊要的事情，只要有人和我打牌，我也是一定來的。」

月芳聽得秋谷叫他碰和，心中大喜，連忙叫了男班子進來，搭開桌子，配好籌碼，大家扳莊坐下。月芳卻對著秋谷笑道：「謝謝耐，總算耐二少照應倪格。」

秋谷點一點頭，也不言語，大家擲起牌來。

秋谷的麻雀經本來是絕精的，月芳也是個慣家。金觀察還不過略略差些，和他們兩個人也差得不多。只有這個于太守，和他們差了八九個底子，如何是他們的對手？八圈碰完，于太守輸了七〇多塊，五〇塊錢一底，差不多輸了底半。金觀察只輸了七八塊錢，不算什麼。章秋谷也不過贏了二〇幾塊錢。月芳一個人大贏，贏了六〇多塊錢。

一會兒的工夫收過牌籌，開上稀飯。金觀察和于太守略略吃些，辭了先去。章秋谷明知今天是一定走不掉了，只得隨隨便便的住下。銀缸背影，璧月流光，一响纏綿，三生繾綣。和那老二的事情一般，都是章秋谷做夢也想不到的。

月芳在枕上對著秋谷敘述自家的遭遇，如何的父母雙亡，如何的叔父把他賣人煙花；如何的做了幾年，自己竭力贖身，卻欠了一身的債；如何的在上海生意不好，沒奈何只得到天津地方來。嘔嘔唧唧的直講到半夜。講到那墮園飄茵之恨，不由得酸酸的流下淚來。秋谷不免款款的安慰一番。月芳說如今年紀大了，只求有個人和他還清債項，把他拔出火坑。秋谷問他身上有多少債，月芳說數目有限，差不多只要一萬塊錢。月芳見秋谷問他債項多少，只道秋谷有意要娶他，便盟山誓海的〇分髮貼，百倍纏綿，定要秋谷娶他回去。

秋谷聽他的話兒說得甚是誠切，知道他不是謊話，便也把自己的家事和他說了一遍。只說如今已經有了一個姨太太，太夫人家教方嚴，斷不許再娶第二個的。

「只恨我沒有豔福，消受不起你這樣的一個人。只好答應了你，和你留心找一個好好的客人，娶你回去。辜負了你的一番好意，也是無可如何。」月芳聽了，呆了半晌道：「勿是耐嚙撥福氣，總歸是倪自家格命苦，嗚哈說頭，一逕碰勿著對景格客人。剛剛碰著仔耐二少，倪末倒快活煞，洛裡曉得原是一個勿成功！耐阿好照應點倪，搭倪想想法子呀？」說著，由不得兩行珠淚直掛下來。

章秋谷見他這般模樣，也覺得有些替他心酸，只得好好的勸他道：「你們吃把勢飯的，只有趕快揀個合意的客人嫁了他去，才可以圖一個好好的收成。那班不肯嫁人的信人，年輕的時候客人情願娶他，他自己倒反不願。到得後來有了幾歲年紀，就是急急的趕著要嫁人，都已經遲了，還有那一個肯來娶他？像你這樣的人，如今自然不要緊。若再是過了幾年，顏色衰零，年華老大，那就真個的要門前冷落，車馬稀疏，要想做一個商婦都不可得了。所以我勸你趁著這個時候，放出眼力好好的揀選一個靠得住的客人，嫁了他去，圖一個下半世的收場。你想我這幾句話兒是不是？」

月芳聽了章秋谷勸他的這一番說話，心上感激非常。感激到極處，又不由得鼻涕、眼淚都滾出來，把一個頭緊緊的鑽在秋谷懷中，玉體輕偎，雲環低熨。那流的眼淚，把秋谷身上的一件汗衫都濕了好些。

秋谷見他聽了自己的說話很有感動的意思，便索性再激他一激道：「據你說起來，做了幾年生意不但沒有剩錢，而且還做下許多虧空。你想，一個人拼著父母生下來的身體這般糟蹋，無非是為的一個『錢』字。如今你做了這些虧空，一個大錢不得到手，又何苦要吃這碗把勢飯呢？咳！可憐，可憐！你也是個好人家的兒女，一般的也愛體面，一般的也有廉恥。丟掉了體面和廉恥，來吃這碗把勢飯，索性多幾個錢也還罷了，如今還拖下許多債項，究竟你貪圖的是些什麼？難道你就不是個人，不是父母生出來的麼？」秋谷說到這個地方，不因不由的自己也覺得酸鼻起來，說話的聲音已經岔了，眼中也流出兩點淚來。

月芳聽了秋谷勸他的話兒說得這般沉痛，更覺得一陣心酸，從肚子底下一直透到心窩裡來，看著這煙花的苦趣，想著那身世的飄零，止不住淚滾珍珠，鮫綃盡濕，嗚嗚咽咽的幾乎要哭出來。秋谷見了，暗贊他天良未昧，廉恥猶存，將來有人把他拔出風塵，一定不像那林黛玉、張書玉的樣兒嫁人復出，重落平康，倒可以保得不出什麼亂子。章秋谷這般想著，心上便存了一個要把他拔出火坑的念頭。無奈自己已經有了陳文仙，太夫人斷斷不肯讓他再娶第二個。更兼月芳的年紀倒反比自己大著七八歲，也覺得有些不合。只得拿定主意不答應他，只應允替他留意，尋個好好靠得住的客人。月芳見他回得這般決絕，明知道就再說也是枉然，委委屈屈的淚流不止。秋谷免不得溫存婉款的慰勸一番。

自此以後，秋谷也常常的在月芳那裡走動，月芳便和他說下個月要調頭到寶華班去。秋谷詫異道：「這個時候，既不是年，又不是節，你掉的是什麼頭？」月芳道：「問搭天津地方勿比上海，堂子裡向格帳才是一個月一算格，實梗洛調頭也是一個月一調。」

秋谷聽了暗想：「寶華班裡頭，自己有個相好在那裡，不要等會兒他們兩個人大家吃起醋來。」想著，便對月芳道：「寶華班裡頭，我有一個相好的在那裡，叫做雲蘭，想來你總認識的。」月芳道：「實梗說起來，定規是耐格恩相好哉嘛。倪搭俚一逕來浪檯面浪碰頭格，有啥勿認得？」秋谷笑道：「我的恩相好，只有一個五風班的月芳，和我是狠要好的。那裡還有第二個恩相好？」月芳把眼睛瞟了一瞟道：「像耐實梗格二少，倪洛裡巴結得上，搭耐要好？耐要好格人勿知幾幾來浪，挨著倪不過是應酬應酬罷哉。二少，倪格閒話阿對？」說著不覺低頭微歎。秋谷聽了，覺得自己的待他，真個有些對他不起的地方，不免心上有些慚愧，連忙把別的話兒岔了開去。依著月芳的意思，調頭的那一天要秋谷去吃一酒，碰一場和。秋谷想了一想，也便點頭應允。

那知到了月芳調頭的那幾天，秋谷忽然發起痧來。叫了一個剃頭的人來，在身上打了幾針；又請醫生服了幾帖藥。雖然沒有什麼大病，卻差不多一禮拜不能出門。

直到一禮拜之後，方才同著金觀察等到寶華班去看月芳。

月芳見秋谷面上瘦了些兒，便問道：「耐一逕勿來，面孔浪像煞瘦仔點哉，身體浪阿好呀？」秋谷道：「這幾天忽然平空的發起痧來，一連七八天，大門都沒有出。」月芳道：「倪曉得耐格日仔勿到倪搭來，定規有個道理來浪裡向。格兩日阿好點呀？」說著便走過來，把秋谷的頭上按了一按，對著他說道：「出門人樣式樣要當心點格哩，生仔病有啥人來搭耐當心呀？」秋谷聽了不覺心中一動，只點一點頭，也不開口。略略的坐了一坐，秋谷要到雲蘭那邊去坐。剛剛老二拿著茶碗走了過來，月芳也和他敷衍兩句。看著老二對著秋谷那般親熱，心上也有七八分明白，不覺對著秋谷鼻子裡輕輕的哼了一聲。秋谷只作不知，別過頭去。

一會兒，老二拉了秋谷的手，同到那邊房內。雲蘭接著，淡淡的笑了一笑道：「倪搭小地方，今朝勿曉得洛裡格一陣好風拿耐格位章二少吹仔過來？耐到搭倪講講看，前格兩日來浪五鳳班裡向那哼格窩心，今朝咦那哼肯放耐過來？倪看耐格兩日面孔浪瘦仔幾幾化，拍馬屁末也勿是實梗拍法格嘛！拿仔自家格身體去拍別人格馬屁，耐格人阿有啥淘成！」秋谷笑道：「真是冤枉，我在金大人公館裡病了幾天，那裡有這些事情？你不信，只問金大人就是了。」

雲蘭聽了，起先還不相信，抬起頭來把秋谷細細的打量一下，見果然有些病容，方才信了。停了一回，又對著秋谷冷冷的說道：「二少，耐格恩相好時髦得來，間搭寶華班裡才是別腳信人，洛裡比俚得上？」秋谷不覺一笑道：「你不用這般酸溜溜的樣兒，勸你將就些罷。我的做他，也不過應酬應酬罷了，那裡有什麼恩相好不恩相好？你只要自己心上想一下子，我的待他怎麼樣，待你怎麼樣，就知道我的話兒不是假的了。」雲蘭聽了，想了一想果然覺得不差，便也不說什麼，只問秋谷前幾天生的是什麼病。秋谷和他說了，雲蘭道：「耐既然勿舒齊，為仔啥事體再要跑出來？阿是出來看看格位新相好？幾日天勿碰頭，牽記得勢，阿好？」秋谷聽了，立起身來朝著雲蘭打了一拱。正是：

春風好去，吹殘揚柳之枝；紅淚闌干，落盡桃花之色。

不知後來怎樣，請看下文，便知分曉。